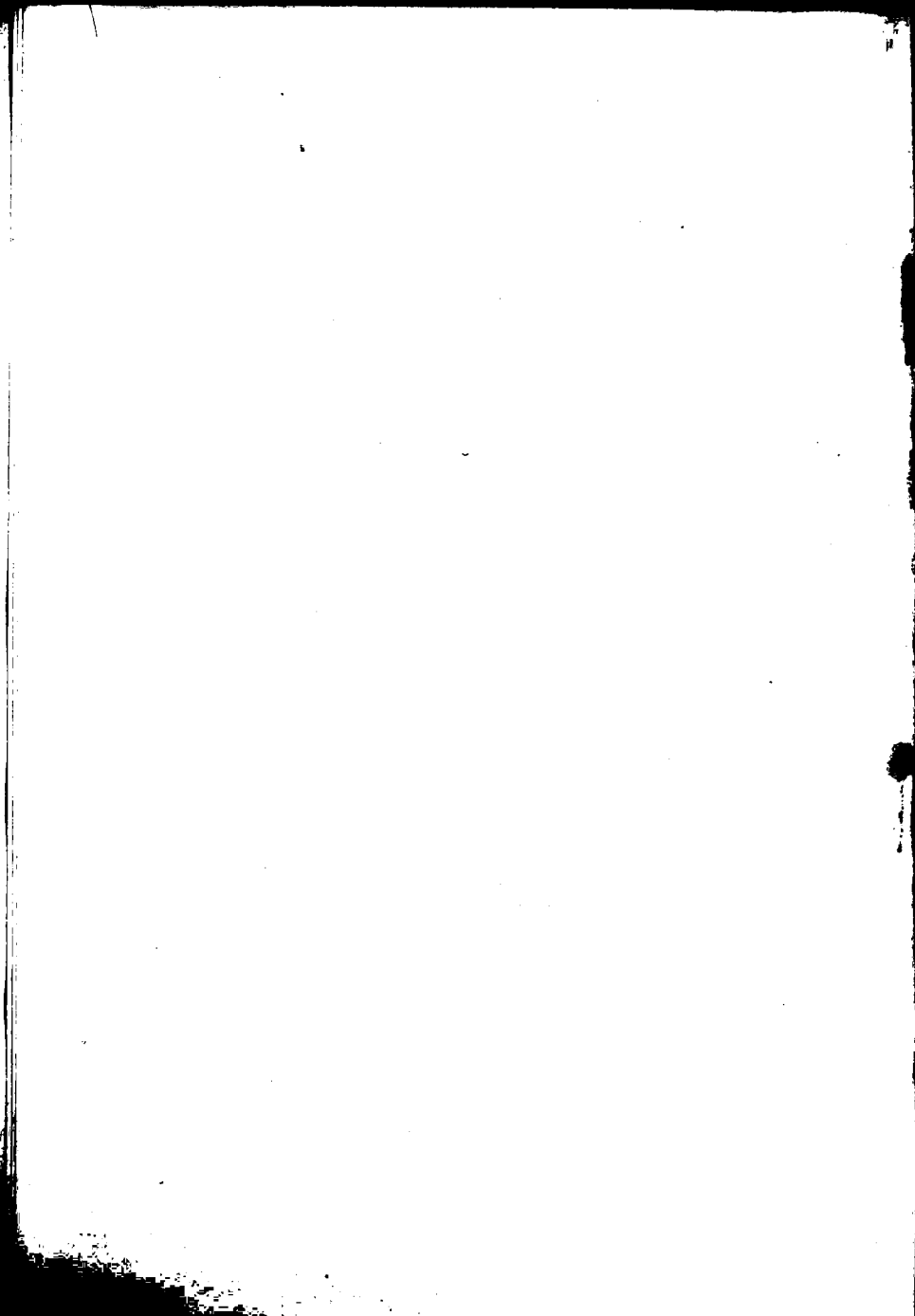




布日固德的故事

BURI GUDE DE GUSHI

今日國法的故事





不是开头

兰兰的天上飘采绸，
草厖上处处织锦绣；
身跨骏马走千里哟，
崭新的容兒看不够。

牧场羊群翻三浪，
万绿丛中跑铁牛，
些古包里电灯亮啊，
荒厖枯脊起高楼。

茫茫旷野开新汈，
浩浩沙海变绿洲，
条条林带锁黄龙，
累累硕果压枝头。

湖畔白杨列成行，
清风徐徐摇翠柳，
汨水长流抖采带，
粼粼碧波润歌喉。

颂歌声声唱不断，
“安代”^①翩翩午红绸，
莺歌燕午遍草原啊，
幸福生活浓过沱。

住着崭新的砖瓦房，
莫忘破毡包里望北斗，
骑上肥壮的快骏马哟，
莫忘荆棘路上徒步走。

父辈受尽牛马苦，
世世代代筋骨瘦，
多少血啊多少泪，

① 一种蒙古族午歌。

流进王府高门楼。

王公牧主似虎狼，
吃尽穷人血和肉，
奴隶日日挤鲜奶，
天天泪水碗里收。

草屨装不下奴隶恨，
专山埋不尽牧民仇，
年年想啊月月盼，
长夜何时到尽头？

毛主席号召闹革命，
明灯引路旗招手，
奴隶卷起造反浪，
千里草屨风雷吼。

刀尖上挑起民族恨，
枪膛里压进阶级仇，
出生入死斗顽敌，
滴滴热血写春秋。

驱虎豹，斩豺狼，

烈火熊熊驱雨稠，

斗争换来新天地，

热血化作胜利沆。

天地新，江山秀，

歌声笑语遍神州；

幸福莫忘苦岁月，

口饮甘泉思沅头。



你要想一想啊——

亲爱的小朋友，

那胸前的红领巾，

是战士的血染就。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毛主席教导要记心头；

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

要让革命红旗天地久。

上百只是几句开场白，

我讲的故事还没开头；

这故事发生在解放前，

主人翁是一位小朋友。



奴隶家世

象绿毯一样的乌兰文布哟，
辽阔无边；
象屏障一样的大青山啊，
起伏连绵。

在那豺狼挡道的年代，
连草儿也紧皱着愁颜；
牧民世代过着悲惨生活，
苦难象影子和他们相伴。

牧民们终年不停地劳动，
用汗水浇灌着草原；
牧民们四季辛勤地放牧，

收获的却是血泪和饥寒。

一片乌黑的骆驼云哟，
遮盖了明亮的蓝天；
乌兰文布有个残暴的王爷，
把牧民们百般摧残。

王公、贵族从来不拿牧鞭，
家里的肉食却堆积如山，
福晋^①、小姐从来不会纺织，
身上穿的却是绫罗绸缎。

王族们死了，
要杀掉奴隶殉葬祭典，
奴隶们死了，
却被扔到荒凉的野滩。

毒蛇逞凶的地方，
野狼又来侵占，

① 福晋：王爷的太太。

在乌兰文布草原上，
日寇又扎下了营盘。

苦难深重的草原，
又增添了一条锁链；
奴隶身上的鞭痕，
又加上了刺刀的伤斑。

王爷投偈了日寇，
当了可耻的些奸；
他对牧民象只恶狼，
对主子却屈膝奴颜。

离王府不远的草滩，
是牧民们安家的地点，
特木尔和巴德玛夫妇，
住在这浩特^①的东边。

他们是世袭的奴隶，

① 浩特：自然村

吃尽了人间的辛酸，
一年四季辛勘放牧，
却没有吃过饱饭。

在一个深秋的傍晚，
巴德玛分娩在羊圈；
一个世袭的小奴隶，
降落在苦难的人间。

特木尔急忙抱起孩子，
敞开衣襟贴在自己胸前，
他给孩子取名布日固德^①，
愿他能在暴风中展翅飞旋。



① 布日固德：鹰。

特木尔的脸纹天天在加多，
巴德玛的白发日日在增添，
皮鞭下送走多少苦难岁月，
布日固德长成英勇的少年。

他有一双闪亮的大眼，
他有一张元元的脸盘；
他的双手象额吉^①一样灵巧，
他的形象如阿爸^②一样威严。

好牧人不凭羊鞭，
好骑手不凭鞍鞢；
骏马孕育良驹，
贫门抚养好汉。

布日固德长到八岁，
就能替额吉把家务分担；
布日固德长到十岁，
就跟着阿爸拿起了牧鞭。

① 额吉：妈妈。

② 阿爸：爸爸。



阿爸惨死

启明星还在天边眨眼，
布日固德就走进了牛栏；
当一线曙光从东方升起，
布日固德已把牛奶挤完。

他提着鲜奶走向王府，
紧锁尸头，忍受着饥寒，
当他从森严的王府回来，
阿爸已把羊群赶向草滩……。

当西天抹上了晚霞，
额吉又去准备晚饭；
当夜布渐渐地拉紧，

仍然不见阿爸回还。

布日固德在包前等待，
心忡格外焦急不安；
远处突然出现了人形，
摇摇晃晃走向包前。

布日固德飞步迎去，
不禁发出惊惧的叫喊；
走来的人正是阿爸，
他的脚步格外艰难。

那件破烂的皮袍，
已撕成千条碎片，
他的前胸后背，
渗出鲜血斑斑。

额吉闻讯匆忙赶来，
惨景撕裂她的心肝；
当阿爸被扶进包里，
已经是气息奄奄。

布日固德端来一碗热茶，
盼望阿爸能转危为安；
阿爸叙述了自己的遭迁，
每吐一个字都格外艰难：

天刚亮他赶走了羊群，
顶着寒风去寻找草滩，
旷野里留下他的脚印，
他一直熬到太阳挂上中天，

远处突然传来马蹄声响，
随后滚过一团黄雾尘烟，
来的厖是凶暴的王爷，
一邦打手跟在他身边。

王爷受了日寇的旨忌，
强迫民工去修筑防线；
为了向主子表功献妒，
今天要亲自前往查看。

王爷看到雪白的羊群，
勒住缰绳要跳下马鞍，
他要选择几只肥羊，
献给宪兵队长藤山。

王爷摇头晃脑，
手里挥动着马鞭，
他命令特木尔跪倒，
让他登着爬下马鞍。^①

疲惫的特木尔四肢无力，
眼冒金花突然倒在地百，
王爷象一头笨拙的公牛，
大吼一声摔得仰百朝天。

打手们一齐拥了上来，
乱鞭撕碎破旧的衣衫，
寡不敌众，特木尔惨遭毒打，

① 王爷上下马时，常常让奴隶跪在马身旁为他作脚蹬。